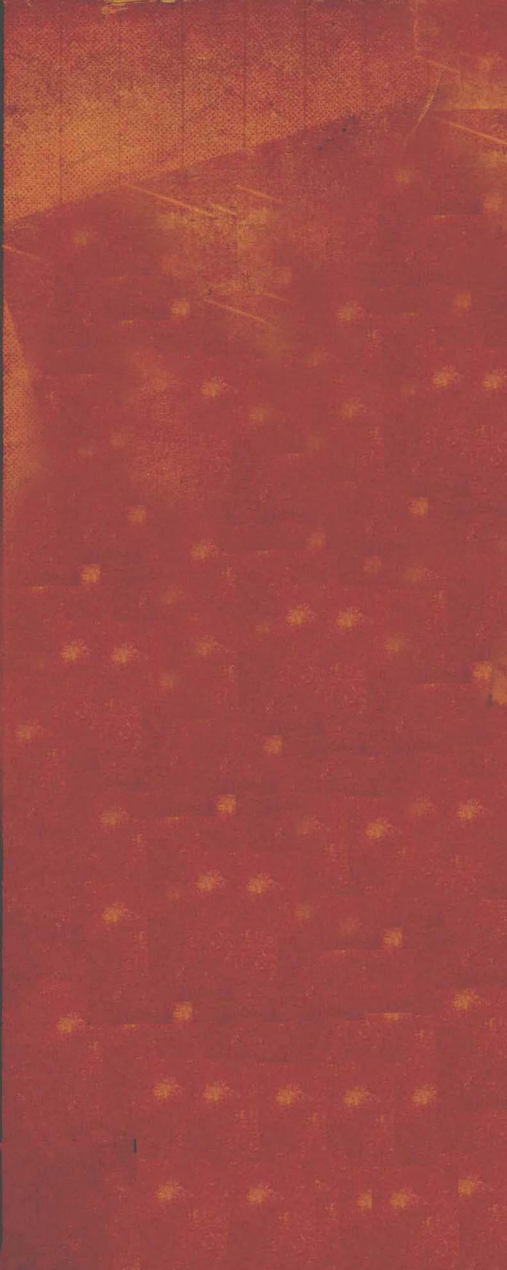


给救亡同志的公开信



活生

給救亡同志的公開信

錢 俊 瑞 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

信開公的志同亡救給

角貳幣國價實冊每
費寄加酌埠外

著者
錢俊瑞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漢口交通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分店
西安
重慶
成都
長沙
桂林
貴陽
昆明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漢)版初月二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 第一封：肅清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一
- 第二封：我們需要一個共同的救亡綱領……………一四
- 第三封：現階段救亡運動的中心任務……………二八
- 第四封：目前救亡運動理論上的弱點……………四二
- 第五封：目前救亡運動組織和行動上的弱點……………五七
- 第六封：怎樣走第三步……………七二

第一封：肅清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

敬愛的同志們：

我們這一次從上海撤退，繞道香港，經過廣東、廣西和湖南而來到武漢，一面感到說不出的焦急，而另一面又感到無限的興奮。我們看到香港民衆救亡運動的蓬勃滋長，看到廣西當局的善於設計和走向組織化的趨向，看到桂、湘兩省青年救亡情緒的高漲，這些都使我們堅決地相信，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必然能夠完成獨立和解放的任務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大大的焦急，在無論那一個地方，我們都能看到民衆的動員是完全不夠的，壯丁的抽調和民工的徵集多半弄得

天怒人怨，知識青年都是感覺到報國無門，苦悶得透不過氣來，從前線退回來的傷兵因為沒有適當的待遇和處理，在到處鬧事。這些事實當然會使我們頭痛和焦急。然而在這裏必須向各位指出：在今天因為我們在軍事上的局部失利，一部份喪心病狂的媚敵份子，正在散佈一些失敗主義的鬼話來動搖人心，結果一種世紀末的悲觀心理，就瀰漫在各界民衆的心頭。甚至有一部份救亡工作的同志，也竟拋開了光明的歷史遠景，忘掉了自身艱巨的任務，走上悲觀和失望的歧路上去。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們民族抗戰的最大危機，同時又是我們救亡同志最大的恥辱。爲什麼？因爲這充分表現出我們平素教育自己和教育同胞的工作做得實在太不夠了，同時表現出敵人和漢奸準漢奸們的陰謀實在太毒辣了。

到今天，正因爲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太大，他們在攻下南京之後，根

本不理睬人家的『孝順』，而還是繼續進攻下去，所以那些主和的份子也就不得不怪怨東京和柏林方面沒有回電，而徒呼負負了。尤其是從我們英明果斷的蔣委員長在十二月十六日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聲明『一息尚存，唯有捐糜頂踵，期以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和『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變化，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以後，他們更不得不忍氣吞聲，自感沒趣了。

可是同志們，時局的進展是迂迴的，那些該沒落的人們的最後掙扎也是不可避免的。到現在為止，媚敵的份子還在公開造謠，暗底中傷，而另一方面，就到處傳佈他們的屈辱理論。他們看到我們軍事上繼續失利，就搖頭嘆氣：『這樣，我們還能打下去嗎？讓我們再準備幾年罷。』他們聽到德國大使跑到南京，就大喊特喊：『接受友邦的善意調停罷，再打下

去，我們不知爲誰辛苦爲誰忙？』他們看到敵人提出的要求，只要華北自治和加入防共協定，便受寵若驚，『哦，條件開得並不苛呀，我們不是一向反共的嗎？那末爲什麼不暫時的媾和，謀未來的復興呢？』

這些天才的亡國奴論調，我們最好用蔣委員長的名言來駁斥牠。蔣先生生在蘆溝橋事件後就說，中途妥協，便是整個滅亡。在最近主和空氣最濃的時候，他更鄭重指明：『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甘退屈，則精神一弛，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十百於今日戰爭之痛苦而不止者。』喪心病狂的主和論者聽着：『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均見告國民書）所以我們還是要打下去的。敵人侵略我們，

決不是什麼防共，而是要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尤其要消滅三民主義和革命的精神。同時這時如果中途屈服，那末必然『國隨以亡』，備受『奴隸牛馬之辱』，那裏談得上復興不復興！

失敗主義者的話是說不完的。他們說：好吧，你們要打下去，現在有四個難題要請你們解決：第一，我們這次抵抗，前線的將士傷亡三數千萬，兵員急待補充，然就目前的情形論，征募訓練，都是緩不濟急。第二，抗戰到今天，財政已如山窮水盡，救國公債的成績如此，舉借外債的結果如彼，如此局面，如何維持下去？第三，軍事失利，戰區擴大，社會安甯在在發生問題，傷兵難民，到處滋擾，如此下去，豈不是人不亡我，而我先內亂？第四，我們單獨抗戰是要促成國際對我的援助，然而抗戰四五個月，各國態度還是如此冷淡，尤其是蘇俄，牠依然按兵不動，冷看我

們打前鋒。這豈不是爲人作嫁，白白犧牲了自己？

這些『難題』在我們救亡工作的幹部看來當然是值不得一駁的，然而我們必須根據我們的認識和了解，向一般太衆詳細說明這些問題的本質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首先我們要從基本上指明，這些難題本身就是由那些提出問題的人們製造出來的。誰都知道，沒有那些人們禁止人民的動員和武裝，那末兵員的補充是完全不成問題的。沒有那些人們在戰時還只想從窮人身上榨油，而使自己的荷包越來越肥，那末戰時的財政也決不會成什麼問題的。同時如果沒有人破壞平時安定民生的工作，沒有人在戰時對於傷兵難民的安置完全怠工，那末後方的秩序也決不會像今天那樣紊亂的。同樣的，如果沒有那些人們倒行逆施，對於正確的外交路線，百般阻難，那末國際上對我

們的援助一定比今天有力得多，敵人對國際關係的運用一定沒有像今天那樣順利。自己做出難題目來，便利敵人，難倒國人，這便是那些主和論者的拿手好戲！

不錯，這些問題確乎是目前抗戰的難關。然而我們知道只要我們能夠執行抗戰到底所必要的明確政策，只要能夠肅清一切足以阻止這種政策執行的障礙，那末這一些難關都能很快地克服的。比方，如果我們能夠執行澈底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和武裝民衆的政策，同時能夠保障實施適當的戰時經濟政策，保障民衆最低限度的生活，那末全國壯丁必然能夠踴躍地履行義務兵役，參加抗戰。據我們所知，廣西一省在現行辦法之下，已經可以動員一百三十萬壯丁到前綫去作戰，如果再能改善，那末以僅有人口一千三百萬的廣西，動員二三百萬兵員是不成問題的。何況以後的抗戰還要

發動游擊戰和運動戰，最近晉冀豫一帶游擊戰的開展已經足夠說明。只要有正確的辦法，發動人民參加兵役作為抗戰的主要力量，是完全可能的。那末兵員的補充問題又怎樣能夠打消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

其次，講到財政問題。是的，目前我們的財政狀況已到非常困難的境地，尤其從敵人強佔我海關，封鎖我海外貿易綫以後，使我們格外覺得困難。然而，我們抗戰時期的財政政策，本來以有錢出錢為最高原則，過去正因為我們的抗戰還因為親敵份子的百般阻難，表現出和戰不決的局面，正因為我們沒有堅決厲行正確的戰時財政政策，所以國內有錢的不願出錢，國際上的財政援助也顯得非常之疲弱。五萬萬救國公債募到現在還沒有募足，而在另一方面還有些無恥的財主在把自己的財產源源的運到國外。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華盛頓曾經下令沒收很多背叛民族利益，勾結

敵人的大商人的財產。如果我們也能堅決執行戰時的強制財政政策，目前財政的困難便可迎刃而解。

再次，講到社會秩序和內亂問題，那更拙劣可笑了。過去正因為我們對於民衆的生活太不顧到，對於戰時的經濟活動和生產事業，太沒有計劃，因此戰事一開始就表現出全般的混亂，戰事一擴大，這種混亂狀態就發展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前綫受傷回來的戰士們，一面因為平素的教育不夠，特別是因為平時和現在的待遇太差，今天當然會到處滋擾。一般同胞做了難民，更加表現出毫無秩序，莫知所措的境况來。這能怪得傷兵和難民嗎？如果我們在今天能很快的實施戰時生產計劃，抗戰義務兵役，以及優待民族戰士的辦法，那末社會的秩序非但不會混亂，而且會更加安定，更加結實。

失敗主義者對於抗戰繼續，可能發生內亂的見解，還有一種擴大的說法。他們認爲抗戰如果繼續下去，抗日的勢力便會形成一種強大的和政府對立的力量，甚至造成一種軍事和政治的內爭。這樣內爭的結果，在國內可能造成兩種傀儡的政權。天啦，只有上帝才知道這批失敗主義者竟會糊塗到這般田地，他們看不清正因爲發動了抗戰才能完成今日空前的統一局面。同時也只有繼續抗戰，才能鞏固目前的統一局面。而失敗主義者本身，他們在醞釀媾和的過程中，正在破壞目前的團結與統一，企圖恢復過去四分五裂的局面，便利敵人來『分而治之』。失敗主義者天天在援用西班牙作爲中國的前車之鑒，而自身却天天在努力使中國變成西班牙第二。

最後，講到國際關係的問題。誠如蔣委員長所說，我們『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賴，但使世

界正義不終枯亡，則吾人之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失敗主義者聽着：我們的抗戰，是『爲民族生存獨立而戰，同時卽爲國際和平正義而戰。』我們並沒有爲人作嫁，我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盡其在我』，堅決抗戰到底，那末國際形勢對我的好轉是完全不成問題的。

失敗主義者的論據固然不值得一駁，然而失敗主義的毒菌却助長了一般同胞的悲觀心理。悲觀論者在抗戰的初期，只看到軍事上的失利，而沒有看到政治上的好轉。誰都知道，今天國內統一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同時各黨各派的合作，政府和人民的合作也是空前的。我們相信，軍事只是政治的延長，政治的好轉必然能夠形成軍事的好轉。同時最近軍事的失利，尤其是南京的失陷，已經成爲一種有力的因素，促成政治上更進一步的好轉。政治機構的加強，民衆運動的開放和外交政策的明朗，將

是最近將來中國政治情勢的特點，因此在軍事上完成一個有力的反攻，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在最近期內我們民衆支持抗戰的力量正在一步步加強，抗戰的軍人和民衆力量的結合正在一天天密切，國際關係對我們的抗戰正在一天天好轉（英法美的團結，尤其是蘇聯遠東政策的積極，和對我物質援助的擴大），所有這些都能說明我們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正在漸次成熟；尤其值得珍貴的，我們有堅決領導抗戰的領袖蔣委員長，他以中流砥柱的姿態，一面排擊一切賣國誤國的失敗主義論調，一面英勇地果斷地領導着全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女向自由和獨立的大道邁進。

我們應當深刻地認識這些積極的因素，把一切有害的失敗主義的成見和理論全部廓清，切不要『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

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蔣委員長語）同志們，這是我們目前救亡工作中頂急要的任務。請每一個同志首先檢查自己有沒有悲觀主義的成份，進一步向一般大衆詳細的解釋：失敗主義的本質是少數背叛民族國家的人們的賣國亡國理論，肅清失敗主義首先就要把這些準漢奸們清除出我們新生的民族生活之外。

致民族解放的敬禮！

第二封：我們需要一個共同的救亡綱領

敬愛的同志們：

在前一封信裏我們提出了一項目前最急迫的消極工作——肅清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這不是爲了別的，只因我們的抗戰正從第一個階段展開到第二個階段，在這過渡期內，失敗主義者正在用了全副精力，使我們的抗戰非但不能開展下去，發揮第二期抗戰所應當有的和可能有的——一切良好的因素，剛相反，他們要使抗戰立即停止下來，把我五千年的文明古國，雙手奉送給敵人。這樣，我們還不給這些無恥的失敗主義者以無情的打擊，難道我們也要跟着做亡國奴不成！

可是，同志們，我們單是從消極方面提出問題和進行工作，是萬萬不夠的。同時正因為我們全國同胞到今天還不能在一個積極的、明確的、堅定的抗敵救亡綱領之下，執行我們的政策，統一我們的行動，所以敵人的陰謀可能無限制地播弄，一切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行動和主張可能在各種機構和國民生活裏邊滲透醞釀。在我們這次從上海來到武漢的旅途中，我們曾經遇到多少愛國同胞和救亡同志，他們不是爲了我們已經丟了平津京滬而悲觀失望，他們所苦悶的就在他們的週圍盡是漆黑一團，而沒有一條光明的大道，好讓他們爲祖國的自由獨立而獻身。我們看到多數救亡工作的同志在搖頭，在嘆息。他們說，我們絕對需要政府當局的領導，然而從抗戰發動以來，政府所行的政策雖然已有很大的改善，然而還不夠堅定，不夠明朗，不夠完整，所以民衆還不能全體自動地積極參加抗戰，救

亡的幹部還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他們有一部份也看到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而且在原則上也同意於這樣的綱領，然而他們覺得這個綱領畢竟還只是共產黨提出的綱領，而沒有成爲全國各方面都接受的共同綱領，因此全國同胞還不能在這樣的綱領之下，團結和動員起來；尤其是因爲這綱領在全國範圍內還沒有到實施的階段，因此救亡的人力還是閒散着，救亡的物力還是委棄着。此外還有一部份救亡同志在責怪過去救國會的負責人，他們說，過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正因爲曾經規定了一個救國綱領，才能號召起多數愛國的同胞參加抗日救國的運動，今天全國救國會雖不存在，然而你們應當擔負起這個責任來，把原來的綱領按照目前抗戰的情勢，加以修正，加以充實，作爲一般民衆動員的準繩。

當然，急切要求建立起一個共同的救亡綱領來的，決不限於一般救亡

幹部和共產黨員，據我們所知，全國各黨各派和各個有力社團都有這樣的要求，而且都在爭取這個綱領的趕快建立。已經解散了的民族革命大同盟，他們早已提出他們的綱領來了，主持鄉村建設的人們也早提出類似的方案。而且他方面在最近醞釀一個總的救亡團體中，也都表示：一個共同的救國綱領非但是絕對必要，而且應當立刻產生出來。最值得人們注意的，一部國民黨的同志，已經用集團的方式，向國人公開提出這種要求來。中山學社是包括多數國民黨著名領袖的團體，據報載該社於十二月二十日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到理監事徐恩曾、梁寒操、王漱芳、葛建時等，決議對時局提出具體主張，中間第一項是：『吾人應趕緊鞏固國民抗日之統一戰綫』；第二項就是：『吾人應趕緊製訂抗戰救國綱領，以爲領導全國國民之軌範』，並且具體提出：『凡經宣誓贊同此綱領者，不論任

何黨派，任何界別，政府皆當予以相當之任務，相當之工作。違反此綱領者，與國民共棄，以造成全國統一的紀律與行動。』

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今天爲要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除了漢奸和親敵份子以外，無論那一黨，那一派，那一界，都在熱烈地要求一個共同的救亡綱領。因爲沒有這個，全國同胞的行動就不能統一起來，結果也就不能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接着我們要問：我們製訂這樣一個共同的綱領應當以什麼爲依據呢？換句話說，在今天情況之下，我們應當根據什麼最高的基本的指示，來完成一個具體的救亡工作綱領呢？

我們的答覆很簡單：在抗敵救國的大前提下，全國同胞都應當爲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而且這個奮鬥的過程，今天是在全國最高領袖蔣

委員長的領導之下，而逐步完成。因此我們所急迫要求的救亡綱領，當然應當根據中山先生的（不是別人的）三民主義和蔣委員長的指示，製訂出來。更具體點說，我們應當根據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因為只有全部遺教，才能闡明三民主義的全部內容，單是三民主義演講錄是不夠的），和蔣委員長最近（十二月十六日）公佈的『告全國國民書』，來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共同救亡綱領。爲什麼？因爲三民主義奠定了共同綱領的原則，而蔣委員長的告國民書，則配合着抗戰的現狀，指示此時此地所必要的基本步驟。

三民主義之應當作爲當前救亡共同綱領的最高原則，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爲什麼？因爲從理論上說，正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主張抗戰到底，完成民族的解放；正是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主張實現民主政治，

動員全民參加抗戰；正是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主張改善民衆生活，提高民衆抗戰的情緒。同時正是中山先生的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及他晚年主持的聯俄政策，規定了今天抗戰外交的基本政策。在國民黨方面固然把三民主義作爲救國建國的基本方略，就是共產黨也已經聲明願爲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其他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的民衆，在目前抗敵救亡的實踐中間，也早已顯出他們爲了真正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了。

我們既然找到了救亡綱領的最高原則，那末我們應當得出怎樣一個共同綱領來呢？關於這點，我們要求一切從事於救亡運動的同志，根據各人對於目前情勢的了解和一般同胞的要求，展開廣泛的討論。在討論之中，我們願意在這裏貢獻一些初步的意見，供大家參考。

首先，我們認爲這個共同綱領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應當規定，綱領最基本的要求就在團結全國國民，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因爲只有這一項是全國各階層民衆最共同最基本的要求，同時也是保證抗戰勝利最基本必要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我們就無從抗戰下去；所以綱領的其他部份我們只能當作這個基本要求的補充。

關於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差不多全部說明了這一點，他說民族主義之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同時認定中國民族之解放，『其所恃爲後盾者實爲多數之民衆，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蔣委員長在告國民書裏更加說得具體，他說『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爲本務，』又說，『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

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最近中山學社提出的時局主張，第一項就是：『吾人應趕緊鞏固國民抗日之統一戰綫，凡有主張抗戰者，皆爲同志，集中起來。此後不論在朝在野，不得有懷疑抗戰，打算退屈之言論行動，違者以叛逆論。』這可以說提得更具體了。

在上述基本綱領之下，我們認爲下面幾點，應當作爲救亡綱領中主要的補充部份。

第一，在軍事上應當積極改造現有軍隊的素質，提高軍隊的政治教育，建立新的現代化主力軍。其次，就要發動民衆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在這裏我們特別指出，我們這一次的抗戰，如果只有單純的主力軍作戰，而沒有人民游擊隊的配合，固然是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然而如果只

有游擊戰而沒有主力戰，我們也絕對沒有勝利的把握。蘇聯在革命過後，所以能夠把帝國主義干涉軍驅逐掉，正是因為從一九一八年以後建立起來一個強大的正規紅軍，配合着各地的游擊部隊，才能以三年多的時光，完成那樣艱苦的任務。

第二，在政治上，我們要求集中全國抗日的人材，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同時在現有政府的基礎之上，完成一個抗日的統一的民主集權的政治機構。這裏面包含着一個代表民意，促成軍政民澈底合作的民意機構，和適應戰時需要的單純的集中的行政機構。

第三，在經濟上，我們要確立並厲行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以充實國庫，發展戰時生產，安定民衆生活。

第四，在動員民衆的工作上，我們要澈底開放民衆的救亡運動，保障

人民一切救國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和武裝抗日的自由。這正如中山先生所說，『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自由及權利。』中山學社最近提出：『吾人應趕緊促進民衆運動之工作，動員全國國民黨員，發動人民各種抗日團體之組織，招收一切熱情抗日之青年智識份子，分赴全國各地，恪守綱領，嚴防無謂之摩擦，以積極進行宣傳、組織、訓練的工作，』也就是這個意思。

第五，在文化教育工作上，我們應當實施戰時的文化教育政策，動員一切文化界教育界人士，進行抗戰所必需的研究，宣傳和教育工作，改善教育制度和課程內容，廣泛的實施戰時兒童和成人教育，培養最堅強的民族鬥士。

第六，在民族政策上，我們應使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抗日。

第七，在國際關係上，我們必需厲行明確的反侵略外交政策，爭取全世界人民的同情，爭取和平陣綫內所屬國家的援助。在這裏我們特別要指出，我們固然要加強對蘇聯的外交，建立強固的中蘇軸心；然而同樣重要的，我們不要放鬆爭取英美法等國同情援助的工作。

同志們，我們對於救亡共同綱領所能貢獻的意見，大致都說過了。當然，這些意見還只是初步的，而且還是偏於原則的，我們希望全國救亡工作的同志都能憑着各人的理解，做更具體的更深刻的討論；同時向自己所接近的同胞以及當地的當局，盡量提出這些問題來磋商，這樣才能使大衆的要求充分地反映到這個綱領裏邊來，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綱領成爲大衆所理解，大衆所擁護的綱領；換句話說，只有這樣，這個綱領才能由於民衆自身積極的推動，逐步實現起來。同志們，一切好的東西都不會

從天上掉下來的，都必需用自己的力量來爭取的。

我們可以告訴你們，在目前的狀況之下，只要我們主觀上的努力是正確的，強大的，那末這個救亡綱領的確立和執行，大概在不久的將來是可能實現的。當然，我們的希望不能跟事實相差過遠，我們不能希望今天大家提出了救亡綱領的問題，明天就有政府來公佈一個各黨各派共同決定的綱領。同志們，這種奢望我們是不能有的，中國的政治自有中國政治的特點，它不比英國和法國，共同簽訂一個政綱是通常的事情。同時各位也許有着另外一種奢望，以為救亡綱領要就沒有，一經確定就會全部實施吧。同志們，這又是一種不必要的奢望。剛才我們說過，共同綱領的基本問題還是鞏固抗日統一戰綫，抗戰到底這一點，一切的一切，我們應當為這一個基本要求而奮鬥，而遷就；綱領中的其他部份，我們相信只有跟着整個

局面的逐步好轉，才能逐步完成。我們不可能要求這個綱領在一個時期內的全部實現，同時我們又要爲着牠的全部實現而奮鬥。這說明爲什麼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終是那樣艱苦的。

致民族解放的敬禮！

第三封：現階段救亡運動的中心任務

敬愛的同志們：

你們讀了前兩封信，一定會發出這樣的問題來問我們：好吧，我們在消極方面要用全力來打擊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但是究竟要用什麼集中的行動來打擊它？同時我們要在積極方面建立和執行起一個共同救亡綱領來，但是我們究竟要用什麼中心的工作來完成這樣的任務？

是的，同志們，在今天一切抽象和原則的說明都只能指示我們進行工作的一般途徑。今天我們需要具體，需要辦法。所以我們在這封信裏，要比較具體地指出：配合着抗戰的新形勢，我們民衆的救亡運動到底要以什

麼做我們的中心任務呢？同時要用什麼基本的行動來完成這個中心任務呢？

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把目前抗戰的特點簡單說明一下。我們知道，我們對敵人的抗戰已經從第一個階段進展到第二個階段。抗戰第一個階段的特點是軍事的發動和失利，在基本上促進政治的好轉，而在局部的場合，軍事的暫時挫敗，却又助長了失敗主義的氣焰。抗戰的第一階段在軍事上的收穫（軍事指揮的趨於統一，中央部隊和地方部隊的忠誠合作），特別在政治上的收穫（統一局面的造成，政府與人民的合作，中央與地方的合作，各黨各派的合作都有了相當結實的基礎）是巨大的，然而這種收穫正因為全國人民的堅決奮鬥，突破第一重難關，發動了廣泛的抗戰之後，才能夠得到的。在今天，我們在前綫浴血抗戰的將士，和全國

忠勇支持抗戰的民衆已經把第二重難關——不讓抗戰繼續下去的難關克服了，這個難關一經克服，我們的抗戰就能迅速地進展到第二個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裏面，我們堅決地相信，我們在軍事的配備，新的主力軍的建立，尤其是全國游擊戰的開展上，將有輝煌的成績，因此在軍事上，我們決不會重蹈前一個時期的覆轍，只有退守和潰敗；相反的，在某些區域內，我們可能進行勝利的反攻，而在各個戰場上，將予敵人的前進以較有力的阻擋。在政治上，親敵媚敵的份子儘管還作最後的掙扎，而他們之走向衰頹和沒落是必然的；在積極方面，一切抗日份子可能有較合理的集中和運用，政策不僅會變得更堅定，而且會變得更具體；政治的機構和設施可能有很大的改善；正確的外交路線可能由個別接頭的、不大固定的方式，進展到完全確定的、集體負責的階段。

在這裏我們可以總括地說一句，這次抗戰之所以能夠發動，和抗戰之所以能夠從第一階段進展到第二階段，這在我們主觀上完全是近年來中國政治急劇進步的結果。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檢討前一階段軍事失利的原因，主要的還在政治工作的做得不夠，而這種不夠的現象，完全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合作還不夠親密，各黨各派之間的合作還不夠真誠的結果。因此，在現階段的抗戰裏面，我們怎樣才能把前一階段軍事和政治上的初步成就，發揚光大起來，把前階段所遺下來的弱點，全部補救過來，那就不得不用我們全副力量來鞏固和加強政府與人民間的團結，以及各黨各派之間的合作。換句話說，我們應當確定，今天全國人民的最高任務，就在鞏固和擴大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其他一切任務都是從屬的，補充的。沒有鞏固的和包括全民的民族統一戰綫，什麼政治上的繼續進步都是不能想像

的，什麼軍事情勢的局部好轉都是不能期待的。我們只有進一步打破一切成見，正確認識清楚民族國家的利益應當高於一切，因為今天只有民族的利益能夠最充分地代表國內各階級的利益，只有國家的前途能夠最充分地代表各黨各派的前途。國家亡了，民族滅了，便什麼也都完了。國家得救了，民族得復興了，便什麼都有了根基，只要有利於民族的，便什麼都能發榮滋長起來。

我們在第二封信裏已經肯定地指出，如果要有一個共同的救亡綱領，那末綱領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應當規定，我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團結全國國民，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抗戰到底，因為只有這一項是全國各階層民衆最共同最基本的要求，同時也是保證抗戰勝利最基本最必要的前提。中山學社所提出的時局主張，劈頭第一項也就是「吾人應趕緊鞏固

國民抗日之統一戰綫』，而十二月廿七日軍事委員會第六部所公佈的『吾人應有的主張和努力的途徑』二十條，其第一條規定『擁護統一』『擁護抗戰到底』，在基本上也反映出同樣的意見。

在這裏我們應當得出第一個結論：爲要對敵抗戰到底，爲要爭取最後勝利，我們民衆救亡運動的中心任務，就在捐棄一切階級的，黨派的乃至個人的成見，爲鞏固和擴大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而進行艱苦的奮鬥。

在建立全民族的抗戰統一戰綫過程中，我們的奮鬥曾經是萬分艱苦的。到今天，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礎已經在大體上告成了，這是件頂值得我們慶幸的事。然而正唯在今天我們的抗戰將以更堅決的步調和更英勇的姿態，繼續向前邁進，因此敵人對我們挑撥離間的陰謀，將使得更兇，極少數無恥的好徒，將活動得更加厲害，這樣當我們要進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

精誠團結的時候，我們不僅依然會發現困難，而且這些困難可能比以前更加嚴重。同時如果我們再看到，我們主觀上至今還存在着濃厚的相互懷疑，相互猜忌的心理，那末敵人和漢奸的陰謀更加有機可乘了。

真正可惜得很，在我們全民族的主觀力量上，我們到今天還表露出若干嚴重的分散甚至分裂的現象來。當然的，這種分散和分裂的現象，可能而且已經隨着抗戰的擴大而逐步減輕，然而因為少數同胞認識得還不夠真切，不夠深刻，因而這種不幸的現象，還不能很快地解消。

我們應當指出，這種分散和分裂的傾向主要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極端保守的方面，而另一個則是貌似前進的方面。這兩個方面所走的兩極化的傾向，正在相互激盪，相互成長，而終於使我們的救亡運動不容有最廣泛最迅速的開展。

少數極端保守的同胞到今天還在害怕民衆，遠離民衆，他們錯認了民衆運動的目的，說是推翻現有的政權，建立革命的政權。朋友們，這是絕對錯誤，絕對有害的意見。今天政府和人民已經完全站在一條戰綫上面，而且已經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構成份子，今天人民如果要遠離政府，反對政府，那末他決不是愛國的人民；同時政府如果要害怕民衆，脫離民衆，那末它也決不是抗日的政府。今天民衆運動的任務，正是擁護和支持政府，使政府能夠領導抗戰到底；而今天政府的任務就應當是領導組織和動員民衆，使民衆能夠參加抗戰的工作。今天政府與人民越團結得緊密，抗戰的力量就越加偉大，抗戰的勝利就越加有把握。同樣的，今天在朝的國民黨和其他黨派越合作得密切，政府領導抗戰的力量就越加強大，同時在朝黨的領導地位也越加堅強。一切短視的和排外的傾向只能削弱本人或

某集團的力量，同時也就是削弱全民族抗戰的力量。

最不幸的，一部份保守份子到今天還在『人民陣綫』長，『人民陣綫』短，好像在他們頭腦裏的人民陣綫，比起日本帝國主義來還要猙獰可畏。明白告訴你們：主觀上的孫行者，終跳不過客觀的如來佛的掌心，中國沒有侵略性的金融資本，因此絕對產生不出真正的法西斯蒂；中國既然沒有法西斯蒂，當然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產生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在中國今天只應該有一條陣綫，就是抗日的民族陣綫；同時只可能有一條陣綫，就是由全民參加的抗日統一戰綫。在這唯一的戰綫裏面，包括着唯一的統一政府，統一的軍隊，和統一的民衆救亡團體。敵人的報紙和雜誌最喜歡談中國的法西斯組織和人民陣綫，實際上這些都是敵人的杜撰，作爲他們分裂我們，以華制華的張本，※如果今天我們也來這一套而沾沾自喜，那末除了

便利敵人進行所謂『共同防共』（實際上是滅我中華）的工作而外，還有什麼可以邀功的地方？

在另外一個極端上，一部份前進的青年和一些貌似前進的同胞，他們看到局面好轉的迂緩，尤其是看到軍事情勢這樣危急，而政治的改革總像巴望不及，民衆抗敵後援的團體始終由一部份人包而不辦，絲毫不能積極羣衆，自動參加工作。於是他們單憑着感情的憤激，對當局懷着極大的反感，他們對於現有的局面是完全絕望了，因此他們覺得一切真正的救亡工作，非得自立門戶，另起爐灶不行，什麼官辦的抗敵後援會，抗敵工作團，都是要不得的東西。同志們，據我們所知，這種現象還很普遍地存在着。當上海沒有陷落之前，曾經有幾個規模較大的救亡團體，一面因爲保守當局的關門，而另一面也由於一部份前進份子的關門，左右兩扇大門一

關，結果，大批大批愛國的中立同胞都被關出在救國門外，參加不了抗敵救亡的工作。此外，我們在學生救亡團體裏面，在一部份地方，至今還保留着一些祕密的小組性質的組織形式，名義上說是推動工作的核心，而實際上往往起着妨礙建立更廣泛的學生救亡團體的作用。這種類似的現象我們從廣州、廣西、武漢、西安、濟南等地救亡同志的行動和談話中，都能充分地反映出來。同志們，這是個嚴重的缺陷，而在今天，這種缺陷正可能由少數別有用心的無聊政客，尤其是漢奸性質的托派組織來利用，來擴大，使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綫發生不能和諧的裂痕。在今天我們應當堅決地認清，一切抗敵救亡的工作，一定要爭取和當局的合作；一切抗敵救亡的團體，一定要爭取公開和合法的地位，而使各方面的同胞都能夠和都敢於參加，成爲廣泛的統一的團體。在艱苦的工作裏面，如果只求痛快，只貪

便宜，結果必然工作是弄壞了，而我們年來艱苦締造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也給我們動搖了。

用最大的力量，鞏固民族統一戰綫現有的基礎，克服從保守方面，或是從前進方面來的包辦主義和關門主義，擴大我們的運動在廣大羣衆中間的基礎，這就是今天救亡運動最高而最中心的任務。

最後，我們就要談到，配合着目前抗戰的具體條件，我們應當以什麼中心的活動來完成這樣的任務呢？我們的答覆是：目前軍事和政治的情勢，急迫地需要我們集中全民族的力量，進行武裝人民的工作，充實正規軍隊，發動和開展全國規模的游擊戰爭。這倒不僅是因為發展人民的武裝力量，可以在軍事上澈底挽回當前的危急局勢，而從正面打擊殘餘的失敗主義和投降心理；不僅是因為發動人民武裝開展游擊戰爭，能夠推進民衆

的組織，把廣大的羣衆，編入戰鬥的組織；同時能夠推動各地當局進行改善民衆生活的工作。在今天，這種中心工作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的。爲什麼？因爲只有這個適應於目前抗戰需要的工作，能夠以行動的本身，使政府的力量和民衆的力量更加親密地結合起來，使原有的軍隊力量和民衆的武裝力量更加合理地配合起來。在這個偉大的行動中間，民衆的力量不斷地充實正規軍，正規軍的力量又不斷地幫助民衆的游擊戰；同時在這個艱苦的工作裏面，民衆以最英勇的果敢的直接武裝行動，執行政府的統一領導，而政府又以指揮機構的姿態，充分發揮民衆武裝的偉大威力。我們相信，這種民衆武裝和開展游擊戰的工作，將使軍事上的統一，更加強化政治上的統一；同時更重要的，在這種工作之中將以政府與人民以及各黨各派在行動中的合作，鞏固當前民族統一戰綫的基礎，同時在最高度的民族

統一行動中，擴大和加深這個民族統一戰綫的羣衆基礎。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我們最後的結論：我們應當集中全部力量，發展人民武裝，開拓游擊戰區，以配合正規軍的開展，並動員救亡同志加強戰地服務，從軍事和政治上來鞏固和擴大我們神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就是現階段救亡運動的中心任務。

致民族解放的敬禮！

第四封：目前救亡運動理論上的弱點

敬愛的同志們：

從大前年『一二九』的學生運動掀起一個新的救亡高潮以後，一部份熱心的救亡同志一向犯有事務主義的毛病：我們的工作是忙得很，然而工作的效率却往往很低，因為工作的忙而至於亂，至於無所適從，工作的效果一定是很差的。而這種毛病從八一三抗戰以來，非但沒有減輕，而且一天天變得嚴重。因為抗戰爆發之後，客觀的需要太多而且太急迫了，我們救亡同志在應付的時候，更顯得手忙腳亂，於是一天到晚的亂奔亂走，繁忙的事務堆滿了一身。到清夜自省，方始覺得；今天所做的工作有許多是

白做的，甚至有許多是做錯了的，假使每天能夠分出一部份的時間來考慮，來計劃，來讀些書報，那末工作的量，一定可以增加得多；工作的質一定可以改善得多呢。

同志們，我們在這種事務主義的作風之下做工作，那簡直同救亡的理論絕交了。一方面，我們得不到正確的理論做嚮導，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以我們的實踐，反映到理論領域裏面去，以充實理論的指導。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救亡的理論和實踐脫了節，談理論的往往空談理論，實際幹的往往只管實幹，於是理論的內容顯得非常之貧弱，實幹的效果顯得非常之低下。而種種錯誤的和歪曲的理論却因之伸長出來，阻礙了甚至破壞了民衆救亡運動的開展。

如果我們冷靜地細心地檢討過去和現在救亡運動理論的弱點，我們一

定能夠發現：一切對於救亡運動不正確的認識和行動上的錯誤，都是因為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了解不夠或者錯誤的緣故。因此我們在這封信裏就想對於民族統一戰綫的理論基礎加以簡單的說明，同時指出幾種不正確的論調。

首先我們要聲明，我們在這裏並不想對於那些反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人們，詳細加以指斥。因為第一，一年來國內團結和統一基礎的奠定，各黨各派的初步合作，以及全面抗戰的爆發，這些鐵一樣的事實，都已告訴了這些人們，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不僅是絕對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了。第二，到今天已經誰都看得清楚，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的破壞精誠團結，反對民族統一戰綫的論調，都是幫助敵人進攻我們的漢奸理論。

一般說來，反對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只有兩種人：第一種人憑着他

們優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同時憑着他們牢不可破的成見，認爲民族統一戰綫的口號只是某一集團和某些人們企圖取得政權的陰謀。這一種主張顯然是錯到牛角尖裏去的。他們不知道，今天中國無論那一個階級，無論那一個政黨，要求獨立自主的存在和生長下去，都非得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境不可。因爲今天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中國的人民依然能做中國的主人呢？還是做日本強盜的奴隸？我們的土地依然屬於我們中國呢？還是屬於日本強盜？我們的資產，依然屬於我們同胞呢，還是屬於日本帝國主義？如果我們一切一切都淪爲敵有了，那末國民黨也罷，共產黨也罷，地主也罷，農民也罷，資產階級也罷，無產階級也罷，便什麼也都完了，再有什麼可說？也再有什麼可爭？所以誰要認爲提出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只是陰謀，只是手段，誰就不了解中華民族目前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這個

歷史階段給予中國人民以這樣共同而艱苦的任務：什麼階級，什麼集團，如果要求保全自身的利益，要求繼續向上發展，那只有澈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後，才有辦法，否則只有沒落，只有毀滅。

可慶得很，從抗戰爆發以來，尤其是從國共兩黨的合作，奠定了全國團結的基礎以後，上面那種反對民族統一戰綫的論調，便一天天消失了。不僅這樣，有些向來持反對論調的人們，因為抗戰本身的推動，他們在行動上也已經全部或者局部參加了民族統一戰綫的工作了。有些甚至在言論上也已經公開這樣號召起來了。中山學社一部份同志就是顯著的例子。當然，今天我們在局部的場合，還能夠發現那些反對什麼『人民陣綫』，反對共產黨的論調，我們相信，這些僅是大時代的尾聲而已，歷史本身一定會把這種誤會洗拭乾淨的。

第二種反對民族統一戰綫的論調是什麼呢？這種論調是以『前進』的和『革命的』姿態出現的。他們主張抗日不忘國內革命；反日應該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反日應該單由無產階級起來担任，其他各階級各階層都一概靠不住。今天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清楚，這些主張都能十足反映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或者說，他們只是把日本強盜的陰謀加以『革命的化裝』而已。日本強盜今天希望我們繼續內戰，以便他們不戰而征服中國，因此我們的『革命家』就希望我們不忘國內革命；日本強盜最怕我們聯合英美法等友邦來一致對日，因而我們的『革命家』就主張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以拆散中國和各友邦的聯合，便利敵人來單獨宰割；日本強盜最怕我們國內各階級聯合起來，一致抗日，因而我們的『革命家』就用抗日只有工人才能担負的烟幕，來破壞各階級的聯合；用共產黨要求國民黨合作

是共產黨叛變革命的烟幕，來破壞國共兩黨和各黨派的合作。這樣看來，這種『革命』不忘賣國，賣國不忘『革命』的理論，還不是十足漢奸的理論是什麼？

不幸得很，這種漢奸理論雖然因為抗戰形勢的開展，尤其是國內團結的日趨鞏固，客觀的事實已經給以嚴重的打擊了；然而在我們救亡同志的主觀努力上，的確還沒有用很大的力量，來揭破這種理論的奸細作用。相反的，因為抗戰本身把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弱點暴露得太多了，同時一部份保守的人對於政治和軍事的改進，怠工得太厲害了，因此一種不滿的反撥的情緒就蔓延開來，而這種情緒在有些地方就做成了上面那種有害理論的營養劑。同志們，這是目前救亡運動的一個大危機，我們非用全力來克服它不可。

除了剛才所說的反對民族統一戰綫的理論以外，在我們救亡工作同志中還流行着兩種不很正確的理論。這些理論如果擴大起來，那對於救亡工作的開展和民族統一戰綫的鞏固就可能發生很大的障礙。

近來有一部份堅決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上的戰士，他們看到統一戰綫的基礎不很穩固，擔心着以無數心血艱苦締建起來的統一戰綫，會因為各階級各黨派的衝突和磨擦，而陷於破裂，就提出這樣的主張，說民族統一戰綫是超黨派的，超階級的，和超經濟的。

這種意見到底是不是正確呢？據我個人的看法，如果這種意見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教全國同胞捐棄各階級各黨派原有的成見，而加緊團結，那就可以說是非常正確的。因為我們在前一封信裏已經指出：今天我們民衆救亡運動的中心任務，就在捐棄一切階級的，黨派的乃至個人的成見，為鞏

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綫，而進行艱苦的奮鬥。但是如果要把民族統一戰綫的定義，規定爲超階級的，超黨派的和超經濟的，那末小則會引起人家的誤會，大則會使統一戰綫變成空洞無物的一套敷衍。然而我們相信，這樣的民族統一戰綫是不可能存在的。

什麼叫做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我們的答案是：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因此也是代表各階級利益而奮鬥的各個黨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大家聯合起來結成一條有統一目標統一行動的戰綫，共同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同時也是爲了各個階級的成長，而堅決奮鬥。這就是說，民族統一戰綫不是超階級的，她是各抗日階級的聯合；她不是超黨派的，而是各抗日黨派的聯合。今天越是有歷史前途的階級和黨派，便越須爲抗日救國而努力，因爲只有驅除了日本強盜，完成了民族解放，才能完成他

們第二步第三步的歷史任務。各個階級的利害是不同的，各個政黨的政見是有差異的，然而在今天特殊的歷史階段上，一切不同的利害關係和政見，都在抗日救國的大目標下不折不扣地統一起來。我們相信，歷史只教今天中國民族的內容和社會的內容這樣活生生地統一起來，而沒有把民族統一戰綫看做超階級的超黨派的空地東西。我們知道，階級和黨派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如果民族統一戰綫是超階級的而不是各階級的聯合，那末沒有一個階級能夠忠實地履行統一戰綫的任務。同樣的，如果統一戰綫是超黨派的而不是各黨各派的聯合，那末任何黨派都不會去忠實執行統一戰綫的綱領。結果怎樣呢？我們天造地設了這樣一個民族統一戰綫，而沒有那一個階級那一個黨派去執行他的綱領，那除了敷衍門面而外，還能構成什麼樣共同的『戰綫』？

我們相信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各階級和各黨派，只有坦白地提出各自獨特的立場，說明各該階級和各該政黨非堅決抗日便不足以維持整個民族和各階級各黨派的存在，因而一定要從全民族的立場出發（同時也是各階級各黨派的立場出發，因為在這裏民族的利益和階級的利益非但不相違背，而是完全一致的），為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標而奮鬥，那才能夠實現真正的團結和開誠的合作。否則，如果各方面都把本來面目遮掩起來，而採取所謂超然的空洞立場，那末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只有門面上的敷衍和道義上的寬容，而沒有社會的內容了。

其次，說到『超經濟』的問題。所謂民族統一戰綫是超經濟的，這句話的涵意還相當含糊。照提出來的原意說，我們在建立和加強民族統一戰綫的時候，不能過份着重改善大衆生活這一點，因為這點可能加深國內階

級間的矛盾，而削弱了民族統一戰綫，這種意見是很正確的。可是如果要
把民族統一戰綫說做是超經濟的，那也大可不必，而且會引起各種各樣的
誤會。因為第一，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剝削和控制，主要的就建立在經
濟的基礎上（其實現的方式倒往往是用政治的，法律的，甚至軍事的方式，
即是超經濟的方式），而弱小民族的解放也主要建立在民族經濟獨立
發展的基礎上；因此說民族統一戰綫是超經濟的，很容易使人誤會，我們
的抗戰，主要的只是爲了道義和光榮，而不是在恢復我們民族復興的物質
基礎。第二，參加民族統一戰綫的各階級主要的就是求得整個民族的獨立
解放，因此而獲得各階級在經濟生活上（跟着這個，才可能有政治和文化
生活的改進）順暢發展的前提。同時在民族統一戰綫建立的過程中，在抗日
第一的大前提下，各階級經濟生活的調整，使得抗敵的力量因爲大衆的踊

躍參加而增強起來，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所以，如果我們說民族統一戰綫是超經濟的，那末統一戰綫就失去了一個頂主要的現實的任務和內容。

當然的，我們認爲上面那種規定統一戰綫是超階級的，超黨派的和超經濟的理論，在目前救亡運動的實踐中如經曲解和誤解就能說可能發生一種消極的影響，但當前救亡運動理論中最成爲問題的依然是那種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不信任的理論。這種理論在表面上雖然贊成建立統一戰綫，然而對於參加統一戰綫的一部份人物總是極度的懷疑，對於統一戰綫的前途總是極度的悲觀。他們在有意無意之中總感覺到過去脫離過民族革命的集團和個人總不可能重新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種理論今天不僅影響到一部份救亡工作的幹部，而且因爲時局的發展太迂迴了，也影響到一部份的上層人物。這些上層的人物在他們自身的經驗中特別感覺到少數人的冥

頑不靈，和深拒固閉的情形；他們忽視了政治上基本趨勢的好轉和光明的歷史遠景，因此對於時局的估計往往特別悲觀，甚至對於加強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綫的工作，感覺到厭倦和失望。我們認爲，這種傾向在目前已經在醞釀着一個危機，而這個危機又可能由於敵人分裂我們的陰謀和分裂主義的奸細理論的挑撥，而加速地到來。我們希望所有救亡陣綫的同志都能注意到這一點，我們過去英勇的奮鬥已經克服了無數的難關，實現了一般人所認爲不能實現的任務（如內戰的停止，抗戰的發動，各黨各派的合作等）。難道到了今天，以我們這些久經苦鬥的戰士配合着全國熱烈抗戰的同胞，還不能將目前的難關，順利地渡過？還不能把已經具有基礎的民族統一戰綫加強和擴大起來？歷史已經能夠充分替我們證明：我們絲毫不悲觀，我們必然能夠完成我們未了的任務的。

致民族解放的敬禮！

第五封：目前救亡運動組織和行動上的弱點

敬愛的同志們：

我們再不需要多說，我全國愛國同胞是在怎樣渴望着集團的生活和緊張的工作了。比方，當我們的軍隊還沒有從上海撤退之前的一個時期，一部份留在上海的青年救亡同志急急地要籌備出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青年團體；而當我們來到武漢之後，又聽說一部份青年朋友在籌備一個青年救國同盟。再比方，有些集中在武漢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今天正想幫助全國各地的同志建立起各地戰時社會科學的研究團體來。而最顯得熱烈的，就是當全國抗敵救亡總會籌備的消息披露以後，各地的救亡同志就紛紛寫信給負

責籌備的人，要求立即成立分會，以便進行工作。

同志們，這種熱烈追求組織和追求行動的傾向實在是一種非常可喜的現象，因為誰都已經了解，我們目前救亡運動的任務是要鞏固團結，加強抗戰力量；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就需要實際的行動，而且需要有組織的行動。然而，同志們，在我們救亡組織和抗敵後援的行動裏面，至今還包含着幾種缺陷。這些缺陷如果不設法克服，那末我們的工作就很難得開展。

我們開頭就要指出，我們在開展組織和一般行動中所犯的錯誤，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對於民族統一戰綫還了解得不夠或者不正確的緣故。我們且看組織上的關門主義和包辦主義，行動上的衝鋒主義和痛快主義，到如今還是我們救亡運動的主要弱點。然而歸根說一句，這些都能表現出，我們對於統一戰綫的了解還是不夠透澈，對於統一戰綫的運用還是不夠靈活。

我們先來談一談目前救亡運動組織工作上的弱點。誰都知道，在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和充實抗戰力量的大前提下，我們在開展救亡組織的時候，有四個原則是必須遵守的。

第一，我們所建立起來的救亡團體一定是要包括各方面的，尤其要有廣大羣衆的統一組織，而決不是限於一方面同時脫離羣衆的團體。比方，我們要成立一個學生界的救亡團體，我們知道，絕對大多數的學生在政治上除了同意抗日以外，是並沒有左或右固定傾向的，所以在組織學生救亡團體的時候最需要注意這一部份同學。不單這樣，同學中在思想上不論他是左傾或是保守，只要他同意抗日，我們都應當包括在內，這樣才能建立起真正統一的學生救亡團體來。

第二，我們所建立的救亡團體一定是要合法的團體。爲要加強政府與

人民真正的合作，我們一面固然希望當局把對於一切抗日救亡團體的限制盡量取消，而另一方面又希望所有的民衆救亡團體，都是在政府領導之下的合法團體。假如我們建立起一個救亡團體，而長期保留在不合法的階段上，那末雖然參加工作的同志工作得很熱烈，可是工作的效果一定不廣泛，所吸收的同胞一定限於很少數；同時對於政府往往容易培養一種對立的態度來。這對於政府與人民的真誠合作完全是有害的。

第三，我們不必斤斤於建立新的救亡組織，而應當用力於運用原有的團體與機構，盡量充實牠們的內容，更進一步逐漸改造牠們。比方，婦女慰勞會是目前具有全國性的婦女救亡團體，牠原有的機構（尤其是牠在各地的分會）當然是很鬆懈的，牠的工作範圍也是比較狹小的，然而我們應當用我們的熱情和至誠，設法加強和充實這樣的機構，擴充牠的工作範

圍，而不必自立門戶，建立起新的全國性的婦女團體來。

第四，我們必須具有獨立自主的精神，在最困難的環境裏面，（如絕對沒有任何已成的團體，或者所有已成的團體都不容許真正熱心救亡的同志進去參加工作），建立起新的救亡組織，至少是救亡幹部的聯繫組織來。

當然，我們建立的新團體，還是要盡力求得合法的地位，我們幹部的聯繫機構，正是要盡力建立新的合法團體，或者推動現有的團體，進行各項救亡工作。

我們就在上述四個原則之下，來檢討我們救亡運動在組織上面的弱點。

第一，一般說來，我們在建立統一的民衆救亡團體的工作上，我們是

有了進步了。比方，從抗戰爆發以後各地文化界、婦女界、職工和青年方面所成立的救亡團體，只要當局願意合作，牠們所包含的份子大概都不像過去那樣的單純了。然而當我們過細檢查一下，我們過去所成立的許多救亡團體還是不夠廣大。以上海爲例，上海共有三百多萬人口，然而在上海未失陷前各救亡團體所能動員的有組織的市民總數不過二萬到三萬人。大家想想，上海在過去一向被稱爲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然而救亡團體所組織的同胞，還不到總數百分之一，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我們只要冷靜地反省一下，除了各種客觀環境的困難擱置不講以外，我們在文化界努力的同志有沒有把廣大的文化人（如各書局各報館各刊物的工作人員）都動員和組織起來？沒有！非但沒有，我們有些時候甚至把他們丟在腦後，而把全部力量和時間用在動員前進文化人的工作上。結果怎樣呢？結果在文化

界的救亡團體裏面只看見少數和當局非常接近的朋友和較多數思想前進的青年文化人，其他真正服務於文化機關的廣大文化人羣却都給關在團體門外。於是文化界的救亡團體變成了只能發動少數前進文化人的團體，變成了脫離廣大羣衆的團體，因此在有的時候甚至變成了與當局站在相互摩擦的地位的團體。這裏我們不過把文化界的情形做一個例子，上海其他方面，以及全國各地的救亡團體都有類似的缺點。在有些省份，一部份救亡同志因為對民族統一戰線的了解更不充分，因而他們在這方面所表現的缺點更加嚴重。

第二，我們在最近過去一個時期裏，曾經表現出我們有一個最大的弱點。我們對於原有的團體可以說真不善於運用，或者不願意去運用。大家總感覺到那些舊的現成的機構總是呆笨，固執，尤其是關門得厲害。所以

如果我們化了這樣大的力量來充實舊的機構，那爲什麼不去建立一個新的團體，容許我們痛痛快快地來工作呢？我們說，這種意見是完全錯誤的。不錯，充實舊的是費事的，然而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舊的東西裏面胚胎出來的，要是我們只求一時的痛快，那末新的沒有等你建立得好，早給舊的打毀了。不幸得很，一部份救亡同志到今天爲止，還在痛恨抗敵後援會等官辦機關，認爲這些機關既然一切包而不辦，就應當把牠一脚踢開。同志們，這種態度是絕對要不得的，這倒並不是表示我們的勇敢，而只是表現我們的無能。有一位從河南某縣來的同志曾經告訴我，他曾經用最大的力量和當地當局周旋，同時動員一部份熱血青年，結果對於該縣的抗敵後援會相當地推動起來，最後甚至部份地加以改組，而對於組織民衆訓練民衆和改善征募壯丁的工作居然也做了許多。我們想，這位同志應當作爲我們

的模範的。

第三，救亡同志對於合法地位的爭取，還表現得不够努力。少數同志甚至還厭惡合法，他們以為團體一經登記，而成爲合法的團體，那麼什麼工作都受拘束；反不如集合少數志同道合的朋友，組織一個小團體，不聲不響地痛痛快快地做工作。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之初，極少數的同學尤其是少數平津同學，他們認爲民族先鋒解放隊是最光榮的最結實的隊伍，因此要想機械地到處以『民先』名義成立團體和號召工作。這樣，因爲環境關係，新的組織是並沒有建立起來，而本身先受到了打擊。在香港廣州工作的一部份救亡同志，過去也犯有同樣的毛病。結果是因爲環境的困難而不願爭取合法；進而因爲不願合法更使環境困難，於是團體越祕密，工作越不能開展。

第四，我們的組織工作同時還發現另外一種毛病。有些救亡同志因爲

要顧到與當局的合作，同時又鑒於環境的困難，自身就漫無組織毫無聯繫地幹一陣。同志們，這種毛病也真是不得的。們我在好些地方看到，許多同志根本忽視了：要完成政府與人民的合作，要鞏固民族統一戰綫，也必須以有組織的方式，用民衆自己的力量來爭取的。如果我們自身毫無組織，尤其是救亡幹部自身毫無聯繫，那末我們怎麼可以自主地推進各項工作，同時用什麼東西來同當局合作呢？舉個具體例子來講，我們在廣西各地看到許多熱烈的青年朋友，他們最中心的表現是苦悶，是要離開廣西，他們很多人沒有勇氣在當地開展各項工作。有許多熱情能幹的救亡同志，在自身之間也沒有去克服完全可能的困難，完成相互之間的聯繫，因此一般工作就顯得散漫和空洞了。

我們在組織工作上的重要缺陷大致已如上述，現在再來研究行動上的弱點。我們在這裏想指出下面幾點：

第一，我們一部份同志在救亡工作上還是抱着一種痛快主義，他們處處覺得眼前的環境太沉悶了，手下的工作太繁瑣了，他們在想，敵人的飛機大砲已經不容我們按部就班地做基本工作，所以他們只想衝到前綫去服務，或是到西北去求一個痛快。這種情形我們在上海、廣西、武漢和其他地方都能看到。同志們，這樣的熱情毫無疑義是可佩的，然而這樣的作風却是不正確的。我們應當這樣認識，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是最艱苦的事業，如果我們只顧一時的痛快，只求前進方面的包辦，而忽略了當時和當地發動羣衆，教育羣衆和組織羣衆的基本工作，那末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將沒有辦法來完成。我們在武漢看到許多青年同學，他們因爲看到當局所

辦的訓練事業不合他們的需要，所以就不願意接受當局所主持的訓練。甚至對於中央軍校和航空學校的投考也不十分踴躍。我們認爲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我們應當相信，新階段的救亡工作需要結實的訓練，來增強我們工作的能力，我們不但要接受當局的訓練，而且要求當局來訓練我們。同時在訓練的內容和方式上，我們應當盡量提出自己的意見，請求當局採納。我們相信，大規模的訓練工作，只有在這樣的作風之下，方始可以完成。關起門來求痛快，只能滿足一時個人的需要，而決不能滿足民族解放長期苦鬥的需要的呀！

第二，我們一部份救亡同志應當老實不客氣地承認，今天我們還缺乏一種爲民族解放工作所必要的堅毅精神。只看一部份流亡到武漢的青年同志，他們一方面熱烈地要求工作，而另一方面有人分配他們以某某游擊部

隊去工作的時候，他們便畏葸不前了。這表現什麼呢？這表現出我們還沒有鍛鍊成一個鋼鐵一樣的民族戰士，表現出我們的工作傾向還只建立在熱烈同時又是脆弱的感情上面。同志們，這需要加強自我的政治教育，習慣於一切艱苦的環境，來鞏固我們的根底，要不然我們在今後抗戰更艱苦的階段，將無法工作。換句話說，我們會給這個偉大的時代揚棄的。

第三，我們在進行一切抗敵救亡工作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把團集在工作中間的同胞組織起來，加以政治和軍事的教育，使他們成爲堅強的戰鬥部隊。在這一點上，我們應當坦白地承認，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不夠了。比方在上海，我們的工作不能說不緊張，然而我們在組織羣衆的工作上的確太疏忽了，結果當我們的軍隊從上海撤退的時候，一部份救亡團體就表現得驚惶失措；而對於怎樣留在上海進行搗亂敵人後方和發

動佔領區域游擊戰的工作，還沒有平津失守時佈置得那樣好。這些都說明了什麼呢？這些都說明了：正因為我們平素對於基本的組織工作做得太不夠，所以碰到緊急關頭，便無以應付，更說不到進行攻擊性的工作了。到今天我們應當澈底覺悟，我們的救亡運動早已超過了宣傳和號召的階段，而進入了組織，更進而武裝的階段。如果在今天，我們救亡同志還只來得從前那一套，不能切實深入羣衆，進行堅苦的組織和武裝工作，那末，我們還怎麼配得上稱爲新階段的戰士？

總括說起來，目前救亡同志在組織和行動上所表現出來的一切缺點，是和我們在前一封信裏所討論的問題——我們在理論上對於民族統一戰綫的了解還不夠充分——有密切的關係的。換句話說，我們在實際工作上所有的弱點都是因爲我們對於民族統一戰綫的了解還不充分的緣故。我們相

信，以我們這樣一個具有豐富的革命傳統，首先是善於克服自己錯誤的偉大民族，必然能以堅決的行動來糾正這些弱點的。

致民族解放的最敬禮！

第六封：怎樣走第三步

敬愛的同志們：

我們在第一封信裏，曾經指出目前救亡工作應當完成一項急迫的任務——肅清失敗主義和悲觀主義。這兩天我們接到幾位讀者的來信，他們都沈痛地指明，那些投降和失敗主義的論調，今天又在像毒蛇一樣，咬噬人們的心靈。有些同志甚至在那裏大大地憤慨，拍着桌子大叫：『我們要切實實做救亡工作，人家却偷偷摸摸講起和來，那不是什麼都要給牠斷送了？』

的確的，這幾天來從侵略集團方面來的陰謀又在死灰復燃了，國內主

和的份子又有些囂張的模樣了。然而我們應當肯定地說，這些陰謀和鬼蜮伎倆，已經遭受到我們賢明當局的嚴重打擊。今天所欠缺的，倒在我們民衆，還沒有在實際行動和工作中間，打擊這些無恥的陰謀，更沒有在積極方面建立起我們足以防制任何投降和出賣行動的保障來。是的，正如我們在第一封信所說，肅清失敗主義首先就要把那些準漢奸們，清除出我們新生的民族生活以外。然而單是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用我們實際的工作來加強我們新生的民族生活，然後我們才可能把那些歷史的榨滓掃數廓清出去。

在這裏，我們應當把上面的問題關聯到我們救亡運動的中心任務上來。我們在第三封信的結論部份，曾經說明：我們應當集中全部力量，發展人民武裝，開拓游擊戰區，以配合正規軍的開展，並動員救亡同志，加

強戰地服務，從軍事和政治上來鞏固和擴大我們神聖的民族統一戰綫。這就是現階段救亡運動的中心任務。應當堅信，如果我們能夠從千辛萬苦中執行上述的任務，那末失敗主義也吧，投降主義也吧，就都沒有殘存的餘地，而我們一個簇新的自由獨立的中華民族就能被鍛鍊和陶冶出來

那末，我們今天站在民衆的立場到底應當怎樣着手執行我們的任務呢？換句話說，配合着目前抗戰的危局，我們應當從什麼方面着手來鞏固我們的團結，加強我們的抗戰力量呢？

爲要具體地解答上面的問題，首先我們要指出：團結和統一固然是我們爭取勝利的基本前提，同時我們不能忘掉抗戰形勢的具體表現，却在於我們的軍事。今天全中國人民最高的任務就在團結一切的力量，撐住目前戰事的危局，同時建立起新的軍事力量來，以便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因爲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個局面：敵人還在而且必然會繼續不斷地向我們心臟部份進攻。同時我們如果要在將來完成勝利的反攻，那必得要建立我們新的軍事力量，而建立新的力量一定要有必要的時間、空間、和物質力量。就在這裏我們要發生這樣的問題：敵人既然在不斷地前進，我們的領土和資源既然在不斷地喪失，那麼我們到底怎樣爭取必要的時間、空間和物力，來建立起我們新的軍事力量呢？

這就是目前抗戰最大的難關。這個難關不克服，聽憑你說得天花亂墜，幹得忙忙碌碌，完全是徒勞無功。我們以爲，要克服這個難關，我們只有在軍事和政治上總動員起來，擋住敵人的頭陣，拖住敵人的尾巴，這樣才能使敵人不能輕易前進，而我們就可能保留充分的時間和地域，來改造和充實我們的力量。

我們怎樣才能擋住敵人的頭陣呢？一面我們當然要要求政府，尤其是全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能夠統盤籌劃，言出必行。而在我們救亡同志，則必須協助政府做到下列幾點：

第一，在戰區裏面的工作，我們要做到軍民一體的地步，同時把軍隊的紀律逐漸改善，政治教育逐漸提高，把戰區裏的民衆，訓練和組織起來。更具體說，我們要：

(一) 動員那些爲全國和各地方人民愛戴，同時有聲望的民衆領袖，到戰區裏去，鼓勵各部隊將領的勇氣，使他們能夠服從最高領袖，繼續抗戰到底。在這裏，我們不必隱諱，在有些戰區（如冀、魯）軍事長官自身並沒有抗戰下去的決心，更沒有最後勝利的堅信，因而他們所統率的部隊，也可能變得士無鬥志，逢襲便退。這是個嚴重的危機，如果這個危機

繼續發展下去，那末我們還說得上什麼擋住敵人的頭陣，那只有望風而逃而已。因此我們動員有聲望的民衆領袖到各部隊去進行說服和鼓勵工作，再配合上輿論的督責和鼓勵，那一定有相當的成效。

(二)動員有健全政治認識的同時刻苦耐勞的救亡同志，到軍隊裏面去，協同進行各項政治教育工作。誰都不能否認，我們的軍隊在政治的教育和紀律上還是完全不夠的。因爲士兵教育程度太差，紀律當然就不會好，紀律一壞，軍隊與民衆之間當然會引起各種隔膜和誤會。結果怎樣呢？軍隊的作戰力量固然是不能很强了，而民衆就不可能來支持抗戰，甚至被敵人利用了去當漢奸。所以爲要加強前方部隊的作戰力量，同時要使軍民完全合作，一致抗戰，我們今天一面要求當局確立整個的改善軍隊政治教育的制度；而我們民衆事前先可以和各個部隊建立個別的聯繫，盡量

動員一些救亡同志到軍隊裏去，教育士兵，改善軍隊的紀律，同時又教育和組織民衆。

(三)廣泛地組織各種戰地服務團體，到戰區去動員和組織民衆，幫助軍隊進行救護運輸担架等項工作。這類團體我們過去也已經組織了不少，牠們對於前綫部隊和民衆的確也已經有很多的貢獻。然而我們的工作開展得還是很不夠。第一是我們並沒有很普遍地動員多數勇敢的救亡同志做這一種工作；第二，去做這種工作的同志有時因爲自己工作能力和技術的不夠（比如在上海戰區裏某戰時服務團最初跟駐軍關係極爲密切，後來因爲該團工作人員只喜歡開會唱歌，而不多做實際的組織民衆的工作，最後竟給駐軍很客氣地送走了），給前綫士兵和民衆罵做『賣膏藥』，對戰區工作並沒有多大的幫助。當然，有些戰地服務團體是可以作爲我們的模範的。

比如，在上海前綫服務的某婦女服務團體，她們到後來簡直做了軍隊和民衆的橋樑，她們在士兵與人民之間排難解紛，弄得雙方都少不了她們，當地的保甲長也都願意接受她們的指揮，軍隊的紀律也給改善了不少。在目前，戰區的情形比上海戰時更加複雜了，我們更應當有大批的救亡同志，動員出去艱苦地勇敢地開展戰地的服務工作。這樣，我們一面用各種方式來鼓勵我們前綫部隊的士氣（大公報一月七日的短評，對於北戰場的狀況，稱『北綫近况，不是軍額問題，是士氣問題，』這話很對，實際上今天各個戰場的狀況都是如此。），同時動員一部份救亡同志加強軍隊本身的政治教育，改善軍隊的紀律；另一方面廣泛地開展戰地服務工作。我們相信，這對於擋住敵人頭陣的任務，必然能夠部份地完成。如果軍事當局對於前綫軍隊的調度更加統一，更加有效，再配合上戰區民衆的游擊戰，和

後方民衆的踴躍援助，那敵人恐怕就不能像以從前那樣順利地前進吧。

現在要講：我們怎樣拖住敵人的尾巴呢？頂重要的，就要動員我們的救亡同志盡量在已經被敵人佔領的區域裏，開展最廣泛的游擊戰，擾亂敵人的後方，破壞敵人的運輸交通工具，制裁大大小小的傀儡組織，這樣，敵人的尾巴便給我們扣住了。尾巴既給我們扣住，毒蛇的頭雖狠，也就不能暢所欲爲了。只看敵人在山西，佔領了太原這麼久，他們還不能而且也不敢長驅直下，這就說明敵人的尾巴，已給我們英勇善戰的人民游擊部隊在山西東部和中部以及冀晉邊區，到處拴住了，結果他們的頭就不能動彈，而精銳的坂垣師團也就不得不因損失奇重，調回本國整理了。所以我們在今天應當動員各戰區的民衆，尤其是流亡到武漢來的東南戰區裏的救亡同志，立刻分批回到故鄉，開展廣大的游擊戰區，和前綫的部隊，裏應

外合，收夾擊之功。

我們相信，假如我們能夠在前綫，尤其在各個重要的戰略支點，把敵人的頭陣擋住了，同時在已給佔領的區域裏，再把敵人的尾巴拖住了，這樣才能使萬惡的敵人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而我們却有了充分的地域和充分的時間，來改造舊的部隊，建立起新的力量來。

怎樣建立我們新的軍事力量？這當然需要政府當局有一個整個的方案，在這方案裏面規定怎樣改造原有軍隊的編制，改善軍隊的質素；規定怎樣動員民衆和征集民役，建立軍隊的新的政治教育制度；同時規定怎樣在國際的援助之下，創立我們自己的軍需工業。所有這些，我們希望當局能夠立刻製訂，並且立即實行。

我們救亡同志在建立這樣新的力量的時候，應當做些什麼工作呢？

首先就應當說，政府要完成上述的計劃，就不能不積極地動員民衆，使全國同胞都能自動地參加兵役，參加各項軍事的以及和軍事有關的生產，參加各種各樣的抗敵後援工作。一句話說完，我們必須建立起真正能夠動員民衆的動員機構來。當然的，這種機構應當而且必須在政府領導之下工作，然而我們應當盡量發揮牠的積極性和自動性，不必加以不必要的干涉。因爲只有積極性和自動性的動員機構，才能得心應手地發動民衆，起來支持戰爭，山西的動員委員會就是顯明的例子。單有統制，單有干涉的民衆團體，根本談不上動員民衆，絕大多數的抗敵後援會就是實際的例子。今天我們應當建立這樣統一的由民衆自動參加的動員機構，而我們救亡工作同志在這一點上，就應當盡力協助政府，建立和充實這樣的機構。因爲這種機構就是我們在後方建立新的力量的關鍵，沒有這樣的機構，便

什麼都說不上。

其次，我們應當一改過去浮在表面活動的習氣，深入民衆積極開展農民和一般大衆的組織工作，在這裏我們要特別着重於壯丁訓練和勸征民役的工作。要補充舊的部隊，要建立新的現代化部隊，沒有人去參加是不行的。然而在今天，我們在征兵和抽調壯丁的工作上，的確已經弄到天怒人怨，各地方的下級行政機關和土豪劣紳，他們簡直把抽丁和征兵，當作發財的大好機會。關於這點，我們一面希望當局能夠立刻改善抽丁和征兵的辦法，切實執行優待士兵和壯丁家屬的條例，撤換和嚴懲一切營私舞弊的貪官污吏。另一方面，我們從事救亡工作的同志，在今天看到征兵問題的如此嚴重，不僅不應該對於征兵工作抱着反對的態度，我們更應當積極向農民和一般同胞勸說。應當向他們解釋清楚，這次打日本鬼子，決非過往的

內戰可比，而是求得農民和全國老百姓的生存和獨立。同時應當向征兵和抽調壯丁的機關，要求嚴格執行政府所頒佈的優待壯丁家屬辦法（據我們所知，廣西對抽調壯丁訂有優待辦法，可是下級政府多不能執行），使士兵和壯丁的家屬能夠得到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這一點實在是今天在後方工作的救亡同志的中心工作。

此外，我們在後方應當普遍建立起軍人服務的機構，對傷兵和調回休養的士兵進行教育和娛樂的工作。應當更有計劃地收容難民，並以教育和訓練，把他們組織起來，參加軍隊，或者參加各項生產，尤其是跟軍事有關的生產事業。應當協助政府，訓練工人，提高軍需生產的效率。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目前在後方建立新的軍事力量的時期中最急迫的工作。

同志們，抗戰的形勢在一天天向前推進，我們的任務也在一天天變得

嚴重而艱苦。在抗戰沒有爆發以前，我們救亡運動的任務是在促成和平團結，發動對敵抗戰。到抗戰發動以後，我們的任務就在：鞏固團結統一，加強抗戰力量。同時就救亡運動的主要工作來講，我們在第一個階段的主要工作是宣傳和號召；一到第二個階段即抗戰的初期，我們當時主要的工作表現是動員民衆，進行一切抗敵後援工作。現在該是我們的第三步了，這第三步的特點就是我們一切工作集中於軍事力量的補充和加強上。我們無論在後方，在戰區，在失地，一切工作都應當用在阻擋敵人的前進，擾亂敵人的後方，同時建立起新的軍事力量來。我們這樣做法，一面固然可以制敵人的死命，而另一面也是用了這種工作來鞏固和擴大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綫。所以，末了我們必須指明，我們無論在爭取軍隊政治工作的好轉上，在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上，乃至建立新的軍事力量上，都必須爭取

政府和軍隊的合作。要不然，我們的工作固然不能開展，而我們爭取勝利的基本條件——團結統一，反而會給削弱的。

最後，希望全國救亡同志對於以上幾封信，坦白地提出指示和批評。
致民族解放的敬禮。